

人生记忆

江水微茫

许冬林

每每用广口小底的玻璃杯喝水,总能喝出江水涣涣的感觉——宽广的水,汹涌在唇边。

用这样的杯子盛水,放至微凉,里面加蜂蜜,再调上两汤匙的玫瑰花瓣,水、蜜与花交融,其味微甜微涩,至微茫。

喝自制的蜂蜜玫瑰水时,喜欢把邓丽君的《在水一方》和民乐《春江花月夜》同时点开来听,邓丽君的声音像腌制玫瑰,《春江花月夜》是兑水化开的蜂蜜水。这两种音乐放在一起混听,起先,浮起来的是邓丽君的清甜与芬芳;后来,在间奏处,邓丽君的声音薄雾似地散去,接着浮上来的是《春江花月夜》里无边的江水与月色;最后,邓丽君的“有位佳人,在水一方——”且咏且叹走向尾声,余音颤颤不尽。

三十多年前,我还生活在一处江边小镇。彼时的我,正是一个懵懂孩童,没听过邓丽君,也没听过《春江花月夜》。在乡下桃花杏花灼灼的春夜,我睡在外婆的简陋木床上,身后是姨娘温软犹带甜香的怀抱。姨娘一句一句教我唱《回家》,那是黑白电视机里唱出来的春晚歌曲。我有口无心地跟着学唱,耳边却听到江上轮船的“嘟——嘟——”鸣笛声,心上仿佛也有一片迷蒙江水在月色里荡荡铺开。我知道,那是轮船靠岸了,停靠在江对岸那座古老的小镇——荻港。

父亲每年冬天从安庆回来,会坐这样的轮船,沿江而下,然后在荻港下船,再改乘小渡船过江回到我们的江北小镇。父亲到家时,常常已入夜。每年春天,父亲又会乘

坐同样的轮船,溯流而上,去往安庆。那时,年幼如我,并不谙离别的轻愁,只期待那微茫的水路有一天也会铺到我的脚尖。

我隐约是向往远方的。我的心儿被那夜夜响在枕畔的轮船汽笛声给撑开了,撑得一座村庄已填满稚嫩的内

心。在春光和煦的日子里,姨娘牵着我的手,带我去江边看大轮船。那远远漂在水上的轮船,像一座座层层叠叠的水上的宫殿,全不似我家屋后长宁河上柳叶似的小木船儿。

我想,那样的船里,一定坐着许多个父亲。许多个父亲坐在宫殿似的移动的房屋里,去往远方。许多个父亲在远方,过着远远不同于固守小镇的人们那日日庸常的生活吧?

许多年后,我追随梦想,也去往远方。我乘坐高铁,一次又一次,从晨气迷蒙的江边小镇出发,就像当年父亲一样。

远方真是个甜蜜的诱惑。我成了奔赴远方的客。可是,走着走着,我像是走不动了。我像是开始眷恋河岸,而不是追随远方的江水了……

人到中年,垂眉自顾,是仆仆风尘在肩。如今再听邓丽君的《在水一方》,竟不觉那是一首情歌,而是一首追梦者吟唱在路上的歌谣。梦想的主角便是那位在水一方若即若离的佳人,是甜而微涩的玫瑰蜜。高铁载着我抵达一座喧嚣的城市,我融入其中,恍惚以为自己筑梦完成。可

是,人间的路哪有终点?很快,我就发现,自己又得启程,开始新的求索。

马致远在《天净沙·秋思》里写道:“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今夕人在天涯,在远山之下,明日呢,明日又在远山的远山之外。行路的人,只要一口气还在,翌日天明,又得上路,哪怕马儿更瘦,哪怕西风吹拂更短更薄的白发。

如今,每次回到小镇,站在幼时看轮船的江堤上,看大江两岸柳绿草青,看江水里河豚逐浪嬉戏,看夕阳在江面铺上万吨颤抖的余霞……每每此时,内心总会情不自禁生出不知去向何处的茫然。

是选择终老于斯,与大江为邻,做一只搁浅的小船,从此停靠在故园的小河边,“野渡无人舟自横”地荒芜而又自在的地过下去,过完余生。还是做一条昂扬的轮船,驮着梦想,驮着忧伤,一个渡口又一个渡口地追寻下去,不问终点?

也许,人生本就是一道无解的难题。所以,尘世间有那么多的游子,他们一边怀念着故园里那“春江花月夜”一般辽阔悠扬宁静的世俗日常生活,一边又神往着“在水一方”里的佳人。于是乎,他们便穿梭在《在水一方》和《春江花月夜》的混搭生活里。

他们在追梦的路上暗自沉吟、叹息、怅然。因为逆流而上,道路漫长;顺流而下,所求依旧在水中央。

客居异乡,我为自己调制一杯微凉的玫瑰蜂蜜水。举杯慢品,只觉一只广口小底的透明杯子,盛的是烟波澹澹的乡愁,微甜微涩微茫的乡愁啊。

浮世绘

母亲的“千层底”

项华利

前些天收拾抽屉时,看到了以前母亲纳鞋底用过的黄蜡。圆圆的蜡球,上面满是当年母亲给麻线上蜡时留下的线痕。多年没用,蜡球颜色已经发黑了。看着这蜡球,不禁勾起了我对母亲的思念,母亲去世已经六个年头了,那年她八十六。

对于现在人来说,换双新鞋根本就不是个事。喜欢什么鞋买什么鞋,要什么鞋有什么鞋。而我小时候穿的都是妈妈一针一线做的千层底布鞋。说到千层底鞋,老辈人都穿过,估计现在的年轻人已经不知道是啥了。妈妈的女红很好,裁衣、绣花、做鞋都是一把好手。什么元宝口、松紧口、搭扣鞋、四块瓦、东北棉鞋……还有孩子穿的虎头鞋、妇女们穿的绣花鞋,她都会做。妈妈做的鞋不仅样子漂亮,穿在脚上也特别舒服。因为妈妈做鞋手艺好,左邻右舍的孩子差不多都穿过妈妈做的鞋。我最喜欢穿妈妈用各种不同花色的碎布条拼成的百搭鞋!

那个年代,做鞋的材料也不是很多。妈妈一年到头都忙碌着,每年春天,竹笋像箭一样向上冒的时候,妈妈就要去竹园捡一些笋壳回家,然后把这些卷着的笋壳抹平,用毛巾擦干净,再压平晾干,扎成小把,留着做鞋底用。据说,这些笋壳放在鞋底里既可以定型,又可以防水,是千层底鞋的理想材料。

儿时的记忆像刀刻在我的脑海里,怎么都抹不去。记得在我家菜园水边上种着一片麻。每年的端午刚过,母亲便忙起来了。打麻的那天,由于天热,母亲起得很早,她穿着破旧的衣服,去麻地里踩麻,一脚一棵。一会儿,一大片麻全被踩倒了。然后她拿起镰刀挑粗壮的麻割下来。一早上全部割完,又利索地把麻上的叶子打去,剥下麻皮,一把一把扎起来带回家,放入土灶台上的大锅里煮,待水烧滚后再小火烧一会儿。麻就这么放在锅里浸着,她匆匆吃完饭,就去捞麻。等这些麻放进大澡盆里冷却后,再捞出来,用棒槌轻轻捶几下,然后用刀刮去表面的麻皮,洗净晾干后即可。如此这般,母亲一直忙到下午,满头是汗。我好奇地问她在做什么,她笑着告诉我:“给你们做鞋子用的。”

麻准备好了,转眼就到了农历七月。这时太阳大,雨水少,气候干燥,是糊壳子的好时节。妈妈找来一些不能再穿的破旧衣服和一些破旧床单,拆成碎片后洗净晒干备用。然后选择一个好天气糊壳子,天刚蒙蒙亮,母亲就拿出先前准备好的米粉。她熟练地把米粉倒入盆中,加入适量的水调成糊状。锅中水烧开后倒入糊糊,用锅铲不停地和着,待米糊熟了立马盛起,凉了以后便可以糊壳子了。这时,父亲已经把家里的门板全卸下斜靠在屋前的土墙边。母亲先在门上刷一些浆糊,再拿来一些旧报纸,贴在门板上。然后在报纸上抹上面糊,拿块压平的旧布贴到报纸上。再往布上抹面糊,再贴上一层布。如此反复贴许多层布后,母亲终于可以稍微歇一会儿,鞋壳终于糊好了。在太阳下静静晒几天,壳子晒干了,母亲把壳子揭下来,用针线在壳子的一角钉个线绊,挂在家里通风的墙上继续阴干。

秋凉之后,母亲便开始搓麻线。你们可能不知道,搓麻线还有工具。母亲就有一块搓麻线用的缸瓦,坐下来放在腿上,用围腰把两头绑定,开始搓麻线了。搓麻线要手嘴并用,右手搓左手拽,嘴里衔着麻纤维,配合右手好分开。母亲把搓好的麻线一根根绕成一环,系好以后串起来挂在干燥的墙上,以免上霉烂掉。

接下来便是剪鞋样,母亲的鞋样全部夹在一本画报里。各种样式的鞋样都是母亲手放出来的。等鞋底、鞋帮都做好以后,就该鞋头登场了,鞋头是做鞋必不可少工具。木头鞋楦有大有小,做好的鞋前放鞋头,鞋后放鞋根,中间加木楔,加满后再用小楔子钉紧,鞋面喷些水,放上一夜。第二天一早,拿掉鞋楦,一双鞋就做好了。母亲会在两只鞋的后跟处用一根线头连在一起,挂到床架的木挡上。至今我还记得,母亲床头的床挡上总是挂着许多新鞋。

妈妈很正直,也很勤劳。她一年忙到头。白天去生产队干农活,晚上在煤油灯下做鞋。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我刚上小学,每天晚上在油灯下读书、写作业。母亲总会坐在我的旁边陪着我。她一边纳着鞋底,还不时地给我讲一些做人的道理。母亲不识字,但她讲的那些,是那么朴实,使我至今难忘。什么“人勤地不懒”“别人给一兜,不如自己种条沟”“饿死不做贼,气死不告状”等等。母亲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她的那些语言虽然平凡、朴实,但富有哲理。

如今,“千层底”布鞋已经远离了我们的生活,再也穿不到母亲做的“千层底”布鞋了,但母亲的教诲以及她那些朴实的做人道理,我要永远记住,一代一代传下去!

纸上书房

探索宣州窑：传承与创新的深度融合

蒋宇凯

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化载体,瓷器与中华民族智慧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宣州窑,作为中国瓷器史上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历史地位与价值不容忽视。通过研究宣州窑陶瓷传统技艺的传承与创新,不仅可以促进地方文化繁荣发展,也是提升新时代安徽优秀传统文化传播的一种重要方式。安徽工程大学教授朱铁军执笔的《宣州窑陶瓷传统技艺传承与创新》就是这样一部全面深入研究宣州窑的专著。该书以宣州窑为研究对象,对陶瓷传统技艺的传承与创新进行了深入探讨。朱铁军教授通过对宣州窑的历史背景、文化内涵、技艺特点以及当代发展等方面的详细阐述,全面展示了宣州窑的独特魅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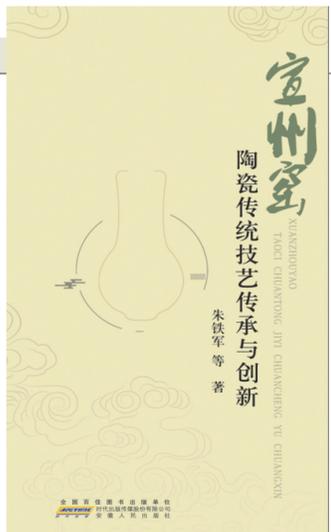
《宣州窑陶瓷传统技艺传承与创新》一书具有很强的学术价值和实用性。在学术价值方面,作者通过对大量历史文献的查阅和研究,对宣州窑遗址的田野调查,以及对相关学者、当地百姓和非遗传承人的访谈对话等,获取了大量珍贵的历史资料 and 一手

信息,这为研究宣州窑的学者提供了宝贵的参考,也为读者了解宣州窑提供了权威的解读。

本书的写作风格通俗易懂,深入浅出。作者运用通俗的语言,将复杂的瓷器技艺和历史文化娓娓道来,使读者能够轻松地领略宣州窑的魅力。此外,本书还配有大量的图片和表格,使得内容更加直观易懂。

在实践层面,作者不仅对宣州窑的历史和文化进行了详细的介绍,还针对当前传承中的问题提出了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此外,作者还通过其对宣州窑陶瓷的理解设计了一系列的文创产品,提供一条宣州窑当代创新产品设计开发的新思路,对于从事瓷器设计和研发的人士来说具有很强的参考价值。

在未来的研究中,作者将进一步探讨宣州窑与其他名窑之间的联系和差异,深入研究宣州窑的烧制技艺和瓷器产品的特点及其在历史上的地位和影响。



响。此外,还可以关注宣州窑在当代的创新和发展,如何将传统的技艺与现代设计元素相结合,推动宣州窑的传承与创新。

总之,《宣州窑陶瓷传统技艺传承与创新》一书揭开了宣州窑的神秘面纱,不仅为学术界提供了重要的研究资料,也为广大读者了解和认知宣州窑提供了绝佳的窗口。

《宣州窑陶瓷传统技艺传承与创新》朱铁军 著
安徽人民出版社2021年9月出版

闲情

聆听贝多芬

章晓成

中学毕业那年,我考入芜湖地区文工团,在团里那栋旧木楼的回廊里,我生平第一次听到贝多芬的《C小调第五交响曲》,也就是鼎鼎大名的《命运交响曲》。

我被命运的敲门声震慑了,那著名的“三短一长”的贝氏节奏,宛如一个铿锵的铁锤敲击在我心灵深处。以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在我的认知中贝多芬就是一个英雄,一个桀骜不驯与命运抗争的精神巨人。

说来惭愧,我对贝多芬音乐多样性的了解,并不来自亲身体验,而是偶尔读到赵鑫珊先生所著的那本《贝多芬之魂》,赵先生酣畅淋漓的文字深深地触动了我。

从那以后,我开始尝试着真正意义上聆听贝多芬。1808年,身患耳疾的贝多芬来到维也纳郊外的海利根镇,人们很难想象一个内心苦苦挣扎的人,竟然满怀雅兴地写出了《F大调第六交响曲》,即著名的“田园交响曲”,一部充满诗情画意的经典之作。

整个乡居期间,贝多芬风雨无阻日日流连在田野、小溪、树林之间,他的身心与自然的美景完全地交融了,他全然忘记了自己的病痛。

贝多芬抬头遥望着湛蓝的天穹,一个个优美到极致的“动机”出来了;贝多芬驻足在亭亭如盖的树木间,一段段优美的旋律从天才的脑海中奔涌而出。“田园交响曲”诞生了,诞生在大自然的美景中。

“初到乡村时的愉快情绪。”作品一开始便荡漾着纯净明亮之感,双簧管呈现出明亮的第一主题,充满了浓郁清新的乡间气息,初到乡村的贝多芬身心愉悦,他心中流泻出的乐声平静且柔和,贝多芬在大自然的怀抱中获得了精神的安宁。

“在溪边。”随着第一提琴奏出优美动听的主题,人们仿佛听见了小溪潺潺的流水声和林中的鸟啾声。贝多芬

天性中挚爱自然的情性充分地展现了出来,他曾对友人说:“我将溪水边的黄鹂、杜鹃、夜莺的鸣叫声都写进了作品中。”这些元素的加入,让原本舒缓宁静的乐段又平添了一份诗意,好一派怡然自得的田园美景。

“乡村欢乐的聚会。”乐队中单个的乐器轮番出场了,贝多芬轻轻抬起了自己的下颌,他看见了快乐的村民从四面八方奔涌而来,人们跳起了欢快的舞蹈,音乐开始雀跃了,波尔卡舞曲奏响了。双耳失聪的贝多芬沉浸在自己丰富的内心世界,他竟然听见了远方飘过来轰鸣的雷声。

“暴风雨。”弦乐快速地跳弓仿佛是带着雨点的狂风暴雨,低音提琴低声地吟唱着;短笛尖锐的声音奏响了,长号和定音鼓模拟着雷鸣声;整个山林笼罩在暴风雨之中……

贝多芬从暴雨中站起身来,他轻轻捋了捋被雨水淋湿的头发……少顷,人们又听见了恬静优美的牧歌。